

芳草文库

刘章仪文集

全三册 ③

刘章仪 著



我为什么还在登山？

是具有

登山之巅的雄心么？

想想，

难以达到，

便不那么想了。

我寻求的是，

无论离山之颠

多么遥远，

我总要向上向前，

目的一个——超越自我。

——《文学断想录》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刘章仪 著

刘章仪文集

(全三册)

③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

《芳草文库》序

刘醒龙

武汉有一批年纪不算太老，但肯定不再年轻的作家，既往作品每出无不风行江汉，后来平淡了些。二〇一五年初，恰逢一场小聚，其间有老朋友提议给这些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文集，且当场做出关键决策。老朋友提及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，他们的处境很有代表性。

世事流逝到今天，说一点不残酷是不真实的，说太残酷似乎也不科学。值此宁翔雁前羞跟牛后世风，普天下之莫不借口追求日新月异，其实是乡下俗语说的，人人都想一锄头挖出一口井。宁肯臭名远播，哪管丑态百出。忘却不该忘却的，强化不该强化的，是世情中一大不敬。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，好不容易才成，一来二往之间，见识了足够多的现世生态。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，若非上苍失察，弃之英年，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？同理，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，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？天地同根，不是没有高下之分，而是天有天的 height，地有地的厚重。

常住武汉三镇之人，最能体会大江东去、流水落花深意。也是体恤的缘故，又于旷野之间留下高山流水千古知音，以为勉励，兼作念想。朋友提议，饱含诗情，深藏灵性。没有太多商量，三言两语之间，就达成共识，以《芳草》杂志名义，逐年排选，将这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编成文集出版。只是由于执业所限，本套书只能以《芳草文库》相称，名头虽小，相信分量不轻。

哲学教会人们认知正确与错误，自然科学是要让人懂得成功与失败。然而，短短人生，包罗万象，其善其美，何止兴衰胜败！文学的存世与流传，其意义正是超然前二者，不以成败对错为目的，也不以卑微尊贵定价值。人非草木，却如同草木，这是文学理由之一，生命不能永恒，却绝对永恒，这是文学理由之二。文学根本理由是，协助芸芸众生在庞杂得无可把握的宇宙间，在神与鬼、灵与欲、虚与实等一切冲突与对立之间，寻找适合每一个体的美妙平衡。

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

目 录

散 文

鄂西北撷翠	/ 735
双峰山上的秋思	/ 741
文学断想录	/ 743
湘西朝圣	/ 746
武夷山两题	/ 752
几句心里话	/ 758
林祥谦的少年时代	/ 760
金秋访朝鲜	/ 764
英烈伟绩耀人间	
——三访林祥谦烈士故乡	/ 769
难忘处女作	/ 775
楚奇传略	/ 777
一次难忘的采访	/ 781
张公山寨感怀	/ 786
理想之光照耀着我	/ 790

序和评论

龚明诗集《回眸》序	/ 799
饱蘸激情写生活	
——江岸车辆厂文联职工文学作品集《沃土新绿》序	/ 803
关于短篇小说《地下油库》的通信	/ 806

中短篇小说

中篇小说	/ 811
------	-------

施洋大律师	/ 811
短篇小说	/ 840
汽笛	/ 840
江岸怒涛	/ 843
悄然流逝的时光	/ 851
拣煤核的孩子	/ 857
张公馆内幕	/ 861

报告文学

播种希望的人	
——记武汉市第二中学英语教师谢华之	/ 879
大将风采	
——记武汉市统建办主任高秀煌	/ 957
负重者之歌	
——记武汉锅炉厂党委书记何汉香	/ 973
为光明工程启动生命线的人们	/ 988
弄潮儿	
——记江岸车辆厂铸造分厂厂长严长春	/ 1002
甄汉英的故事	
——夜半拾荒巧遇老总获得新工作	/ 1005
好媳妇楚清琦	/ 1014
美与爱的使者	/ 1021
三尺呼台传真情	/ 1042
用生命扛起责任的人	/ 1047

附录

《枭雄吴佩孚》散论	於可训 / 1053
《铁魂》《枭雄吴佩孚》比较观	吴永平 / 1058
武汉第一位工人作家刘章仪	楚奇 / 1066
读长篇小说《铁魂》	古远清 / 1074
刘章仪掠影	周代 / 1076
铁骨铮铮胆气豪	
——谈长篇小说《铁魂》的人物塑造	胡威夷 / 1082

一个全新含义上的工人作家	
——记刘章仪	陈卓乾 / 1084
笔酣饱满写泉雄	
——评刘章仪长篇新著《泉雄吴佩孚》	陈广民 / 1085
铁锤一举乾坤动	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铁魂》	刘京山 / 1089
春日书简	
——致《铁魂》的作者刘章仪	胡威夷 / 1091
是行星，就要旋转	
——作家刘章仪的成长轨迹	余 熙 / 1093
寻求超越	
——从纵横两面看《泉雄吴佩孚》	汪正龙 / 1097
《铁魂》《泉雄吴佩孚》评论评介文辑目录	/ 1102
后记	/ 1108

散 文

鄂西北撷翠

十 堰 人

提起十堰就会让人立即想到二汽，想到这个全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基地。据说，这里每年有十二万辆五吨载重汽车源源流出。这里抬眼就是山，群山环抱，山山相连，莽苍苍一片绿色。这一片绿色极其自然地托出了坦直宽阔的街道，托出了红、黄、橙、蓝色彩纷呈的商店、机关和居民住宅楼，这些虽然不高却设计精巧、风格各异的建筑，把别具一格的山城气势充分体现出来了。加上规整的夹道林荫和一座座街心公园的绿色草坪、白色喷泉点缀其间，更显出这座在朝霞辉映下的山城的美丽和宁静。曾几何时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，而今这山沟里竟有了一座令人陶醉的城市。

我们刚刚在二汽宾馆歇下脚来，十堰报社的朋友们就来通知我们，市长冯友仁将在十点钟会见我们。冯市长四十七岁，六十年代大学毕业，从一汽来到二汽。他担任市长前，曾是二汽一家分厂的负责人。懂六国外语，其中一国外语已达到可以直接对话的程度。他中等身材，显得匀称精干，头发乌亮，白俊的长圆脸上闪动着一双时刻透出思索的眸子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极其准确地传达了敏捷的思维。这似乎在他身上又增添了一种神采。

“刚进山那会，有人邀我去逛‘王府井’，我感到纳闷，这穷山沟里还有‘王府井’？走了很远，我们来到一间板皮旧房前，原来这板皮前开了个小窗，里面摆着一些日用百货，人家告诉我，这就是这里的‘王府井’。我不禁大笑起来。”冯市长就这么极其自然而又生动地向我们介绍十堰市的历史。“晚上睡觉，蛇竟然盘在帐杆上，那情景也够吓人的。”寥寥数语，当年那种荒凉贫穷被他活画了出来。

冯市长侃侃而谈，他说原来的十堰是个两千多人的小镇，而今已发展成为拥有三十五万人口的中等城市。他说这里，多是从长春、内蒙古以及全国各地来的

“移民”。他几乎不停顿地说出了一长串数字：1980年，全市工业总产值刚刚突破十亿元……1987年突破三十六亿元，今年要突破四十亿元。八年实现了工业总产值翻两番。从1979年到1987年全市累计上缴利税二十五亿元，超过了国家对十堰的投资总额。从这些数字我们不难看出，改革、开放、搞活的国策给十堰人安上了有力的翅膀。十堰人对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，那么，他们的生活水平怎样？冯市长意会地点了点头，又甩出了一列数字，十堰人人均住房面积达到8.8平方米，职工每百户拥有彩电47.5台、电冰箱为43.8台，1987年职工人均工资达到1568元。

四十七岁，作为一个中等城市的市长来说已不算年轻，但从他那坦诚的谈吐中，分明透出一股朝气，一股前冲力，一种强烈的自信心和创业的开拓精神。

强将手下无弱兵。一个能干的市长下面，必有一批能人。在十堰期间，我们接触到的市供销社主任赵永华就是能人之一。他带领全体职工立足城市，面向农村，以帮助农民致富为主要宗旨，开展全方位开拓经营，通过几年努力，经营品种由几千种发展到两万多种，小如针线纽扣，大至彩电冰箱等高档商品，供销网点从市发展到省以至全国，今年还打进了广州市场，硬是把一个原来不起眼的市供销社经营得名扬全国，他们单位的人均创利已跃居全省第一。

当我们问及他的成功“秘诀”，他坦然地说：“要肯动脑子。我有两条：一是敢用人——把人用足；二是掌握政策——把政策用足。”好一个“用足”，言简意赅，说出了他的生财之道。十堰人生活在群山之中，他们像山一样翘首蓝天，俯瞰全国，正以高山一样的气魄，高山一样的刚强意志创造着未来的十堰。

武当记趣

汽车出了十堰市，便沿着盘山公路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。一路上，千姿百态的群峰有的似奔狮跃虎，腾龙飞虬；有的似青莲开花，流香荡翠；有的似旌旗招展，击雨搏空；有的似仙女婷立，婀娜多姿。不身临其境，真难以想象大自然能有如此的鬼斧神工。我们一面饱览着武当群峰的巍巍神姿，一面倾听着我们得力的“导游”——十堰报副社长吴世杰讲述着这驰名中外的“道教圣地”的种种传说。

久居喧嚣拥挤的闹市，蓦一来到这宁静而又充满神奇色彩的大自然，忽然间觉得自己渺小了，又忽然间觉得视野和胸襟被拓展了，这经历，这感受竟使自己时刻沉浸在一种亢奋和愉悦之中。连这儿的空气也让人感到清甜宜人。

从南岩出发，我们弃车而行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“武当朝圣”。这天，登山的游人不多，山中很静，大约爬到五百步石级，我们的喘息声便互相听得很清楚。一路很少有人讲话——当然是想蓄点气力——除非小憩之时。

从山中腰往上，有两条山道直通武当山顶峰上的金殿。一条是清朝修的，自左手登百步梯，越过苍林茫茫的分水岭，由南面而上。这条路磴道弯曲，较为缓坦。一条是明朝修成，1983年修复的，从右手攀援百层险岩，穿过数千石阶上的一天门、二天门、三天门，进入朝圣门，直趋峰顶。我们的“导游”吴世杰建议，从右侧上，左侧下，这叫先苦后甜。他关切地问了问远道而来的客人柯云路和雪珂夫妇。雪珂今天一直跑在前面，劲头很足，这时抢着答道：“我们从几千里路来武当，不爬上去还行？没问题。”

“好！不过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要把我一向秘而不宣的登山秘诀告诉大家。”吴导游卖了个关子。归纳起来，这登山秘诀为‘三要三不要’。其一，要往上看，不要回头看；其二，要脚底板同时落地，不能脚尖或脚后跟先落地；其三，登山要匀速，一步一步上，不能忽快忽慢，更不能两步当一步登。”大伙一听均觉得大有道理，学着一做，确实也立竿见影，便把这秘诀命名为“吴氏登山秘诀”。

我们凭着这“吴氏登山秘诀”登上了掩映在翠流彩云之中的一天门、二天门、三天门。这三座天门朱墙翠瓦，飞檐彩壁，由于屹立在天险之上，更显出了它们的壮丽琦玮。当我们登上朝天门时，眼里立即展现一组瑰丽神奇的建筑群，这些殿宇楼堂依山傍岩，矗于孤峰峻岭之上，凭其周围起伏连绵的群峰的烘托，衬出布局的巧妙和气势的雄奇。这就是有名的太和宫。在这里，我们既看到了雕塑手法细腻、形象极其逼真的座座神像，还看到了束发修行的道士。眼见的几位道士都很年轻，五官端正，长相完全称得上“英俊”二字。一看那身架，就能猜出他们有很深厚的武术功底，叫人一下子联想到电影《武当》里的那些武术高超的道人。

出太和宫，上行不了多远，有一道环绕天柱峰巅，周长约三里的巍巍城墙，由于金殿在上，这里被称为紫禁城。据说，城墙由每块重“千斤的”条石依着山势垒砌而成。远远一看，绚烂的光圈绕着金殿，显得十分玄妙。你在惊叹之余，很难想象当年是如何建成的。这艰巨浩大的工程，生动地显示着我们祖先的创造智慧。

我们步入“紫禁城”，沿着陡峭的石阶，一步一步艰难地攀登着。终于，烁烁闪光的金殿屹立在我们面前了。

“啊，这就是金殿，并不大啊！”不知谁发了一声感叹，感叹里含着某种遗憾。是的，眼前的金殿与任何一座现代的城市建筑相比，是称不上规模的。可是

当你细看看，细品品，金殿虽然不算高大，但它却是建筑在海拔 1600 多米的峰巅之上啊！殿身以及殿内的真武大帝神像、神案、供器、几案全为铜铸鎏金，据说重达数百吨，这就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了。从山下徒手攀登都累得喘不过气来，这么重的金殿是怎么搬运上来的？如果说是山上铸造的，那矿石、燃料、冶炼炉又如何上得来？撇开这些不说，单看金殿历经五百多年风雨雷电，酷暑严寒，至今仍辉煌如初，这非凡的冶炼铸造技术也足够令人咋舌的了，说它是我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的一颗灿烂明珠，说它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，看来是并不为过的。

这时正是中午时分，火辣辣的阳光射在人身上，有一种针扎般的灼痛。但是，一种千难万险已踏在脚下的自豪感，一种终于登上金殿的振奋使我们不顾烈日的曝晒，纷纷依伏在青石栏杆上把八百里武当的胜境奇观尽收眼底。站在这巍巍峰顶，确实让人有一种置身云端，飘然如仙的感觉。环视一下四周，真有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慨叹。林立的七十二峰，如海潮，似骏马奔腾而来。又仿佛每一座山峰俯身颌首，朝向主峰，宛若众星拱月一般，形成一幅万山来朝的奇观。目睹着这奇观，不由你不从心里叹服：好一个名副其实享誉中外的道教圣地。

置身于这种胜境奇观之中，是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的。我想今天一路攀登的艰难和登临峰顶后的愉悦，不正像我们在文学创作中的感受一样么？

柯云路夫妇印象

见到柯云路的第一面，我很惊讶。他显得这么年轻，从白皙光润的面容和文雅中透出勃勃朝气的举止，看上去顶多三十五六岁，决猜不出他已过了不惑之年。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位写出了轰动文坛的《新星》《夜与昼》《衰与荣》三部长篇的山西作家。

此行中，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表现出来的强烈求知欲。

我们一路经十堰，登武当，过房县，到神农架。返回时经兴山、秭归，至宜昌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一听说《新星》的作者柯云路来了，人们都表示出极大的热情。一位作家的影响达到这种程度，应该说是令人陶醉的。柯云路却没有因此而摆出一副名人架子，凡接触到的人，无论领导还是具体接待的工作人员，他都是很礼貌地索要名片，如果没有名片，他就请人家用纸写上自己的姓名，接过之后又总是细读几遍。他这样做显得非常自然，没有一点故作的谦恭。有必要这么做么？问这些名字能记住？有次我这样问他。他笑了笑说：“与人接触，首先要让

人家感到你尊重他。别小看这事，我凭此在全国结交了很多读者朋友。朋友一多，就能扩大自己的信息来源。”嗨，真还有一番道理。果然，我发现只要他想询问当地风俗民情，他总是能准确无误而又亲切地叫起别人的姓名。这样得到的效果比之以上对下的口吻呼“喂”或“哎”要好得多。强烈的求知欲加之得当的方法，对一个想扩大自己知识面的作家来说无疑是重要的。

早就听说柯云路对时间抓得很紧，近两年一直潜心创作，很少参加外界活动。在路上也听他说，约他参加笔会的很多，他却很少参加。“为什么你这次欣然应约参加了长江日报举办的笔会呢？”“因为你们武汉热啊！”我一愣，人们对武汉的热是唯恐避之不及，你何以来呢？他似乎猜到了我的疑惑，马上说道：“在我的作品里，凡是我体验到了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能包容的我都写进去了，唯独对‘热’缺乏体验，所以我欣然奔‘火炉’来了。”我笑了。我知道除了想体验一下“火炉”的酷热外，闻名中外的神农架对他来说也是一大诱惑。今年的天气也怪，真是走到哪里热到哪里，连神农架白天的气温竟也高达38℃。在宜昌临分手时，他笑着说：“这次笔会我算把‘热’充分体验到了。你们将来看，在我的作品中一定有关于‘热’的描写。”不畏艰苦地去体验自己想要掌握的一切知识领域，这不是柯云路身上的强烈的求知欲的又一种展现么？

柯云路给我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：强烈的进取心与强烈的自信心的和谐统一。

他曾毫不隐讳地声称：在他觉得手头的作品没有超过以前的作品时，他绝不拿出来。无疑，我是欣赏这种气魄的。那么，反过来说，拿出来的作品就一定会超过以前的作品？可是，现在人们对《夜与昼》《衰与荣》却争议很大，褒贬不一。有一种意见很尖锐地指出：越写越差，比不上《新星》。“对这种现象，你的态度如何呢？”有天我这样问他。柯云路很坦然地说：“《新星》从社会效果来看，它是比较适合传统的审美心理的，因此为各阶层所接受。当然是撇开争论不讲。但我对此不满足，在《夜与昼》《衰与荣》里我的追求不一样，表现手法不一样。我是有意识的破坏人们的审美心理。世间事物是复杂的，不同的人各不一样，因此我的审美追求不能适应所有读者。”

他停了停又说道：“不被人理解是很寂寞和孤独的，被人理解的时候——像《新星》的反响，又使人觉得幸福和充实。这两者兼而有之才有意思，如果什么都被人一下子理解了，那还算什么作家，还写它干什么？”说到这里，他似乎觉得意犹未尽，又补充说，“现在不被人理解，没有什么！要是多少年后作品还能传下去，被人理解，才具有真正的价值，我希望这样。因为我不是一个不认真写东西的人，也绝不愿意一部比一部写得差。”

这番话，我觉得他说得异常真诚，是一种成熟的思考。他何以能在这个年龄写出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三部长篇？不就是凭着他这种强烈的求知欲，凭着拟定了较高目标的强烈进取心和不为人所左右的强烈自信心么！

是的，他就是柯云路。

“你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。”一次，我这样对雪珂说。她笑着点点头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但她很快又纠正道，“严格一点说，良母还算不上。每次同柯云路出差，我十二岁的儿子总要流眼泪，弄得我心里也酸溜溜的。不过我说要照顾爸爸，他很快就擦干了眼泪。但在外面我也时时想到儿子。”

我笑道：“凭你对儿子的这种深情，就是一位良母啊！”

雪珂写过小说，也写过电影。可是柯云路却说她更适合散文，因为她的文笔很清丽。

雪珂与柯云路一样，也是山西的专业作家，可是近几年作品不多，我问及原因，她异常沉静地说：“柯云路的作品系列是一个巨大工程，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，作为妻子，我应该为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”

这朴实的话语，倾注着对于丈夫的无限深情。因此，她把她的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支持柯云路的写作上，当然也包括生活方面。她是他的第一个读者，也是第一个支持者和“反对者”，可以说柯云路的每部作品也同样倾注着她的心血。

每次与当地领导座谈，柯云路的习惯是非常注意的倾听，仿佛在用这种最新获得的地方政治、经济领域的改革信息来验证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思索。每当他提出一个问题时，总能把对方的谈话引向深入。

而这时，雪珂总是静悄悄地坐在一旁，膝盖上摊着笔记本，很专心地记录着。这种极其自然的分工，她这样自觉地默默地为丈夫当助手，我想这也是柯云路在文学上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中国的家族，尤其是夫妻，相处好了是合力、动力，处得不好就是阻力。看到柯云路雪珂如此互敬互爱、相知相亲，我不禁想到了一对一对的名人夫妻。

1988. 9. 1

双峰山上的秋思

双峰山很美，美得连空气都是甜的。

我们下榻的星桥山庄被群山环抱着。

放眼一望，在秋日的艳阳下，满山遍野的松林碧绿碧绿，青翠欲滴。轻风拂过，松林发出一阵阵宛如细语般的簌簌声响。

这是双峰山在欢迎我们，欢迎我们这些或长或幼或男或女依然在追寻文学理想的笔耕者。脱离了满眼人流满耳喧嚣的都市，置身于这被绿色拥抱着天然氧吧，我们就仿佛来到了一个人间仙境。

我们要感谢这次长篇小说笔会的组织者们，让我们在旅游淡季来到这里。偌大一个山庄常常就是我们十多个人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这星桥山庄宛若一座圣殿，我们在这里享受着难得的清静，享受着没有任何干扰的思想的野马的纵横驰骋；星桥山庄又宛若一座庙堂，我们在这里修炼，修炼文学写作的真功。

与会者中，我与涂怀章先生算最年长的了。我俩有着三十多年的友谊，我们因写作而相识，因写作而深交。他在这里继续着校园三部曲中第二部长篇的写作，我在这里继续着第三部长篇的冲刺。我们都曾在八十年代有过一段有限的“辉煌”，凭此，我们至今还忝列在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之中。在这里，我们与同来的年轻的文学新锐们有着经常的交流。对照他们，我们既感到了差距，又同时感到我们身上有些东西值得保留。过了花甲之年，人生基本上到了无为和无欲的年代，但我们并不想沉湎于天伦之乐之中，还想有所作为，因此我们继续追寻着我们的文学之梦。

与青年作家们相处，我们有很多令人惊奇的发现，他们中有的人一天竟然可以写出一万多字，我们惊叹这种速度，同时又有些许的担心。有的人为了珍惜双峰山上的难得时光，通宵笔耕，一天竟然只吃一顿饭，他们这种拼搏精神，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是一种钦敬。在平日的交谈中，我们感受到了他们面对的压力，一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，编辑出版业激烈竞争所带来的出书难的巨大压力。他们拼命创作，拼命求新，他们身上正燃烧着旺盛的青春火焰。我想，未来的武汉以至全国的文学之星，必将在他们之中产生。

我与怀章先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一日万字一日一餐了。我们取的是打太极拳匀速用力的方式，以一天两三千字的速度奋力前行着。我们尽力地摒弃习惯了的旧有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，力求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。我手头写的是一部反映当代工厂生活的长篇，文友们说工业难写，这点我承认，纵观当代中国文学史，反映工人生活的长篇能有几部站住？我能写出一部站得住的么？我不愿去多想，多想也无益。我认为唯其难，才有点意思。四十多年的工厂生活，师傅和徒弟辈共处了近四代工人，他们在国企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，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，在新旧观念更新过程中所引发的矛盾和纠葛，他们生的欢乐和沉重，他们死的悲伤和解脱，他们家庭的悲欢离合沉落兴起等一切都在我胸中涌动，迫使我写出来。我正在作着这样的努力。

双峰山真美，美得空气都是甜的。

我站在双峰山顶极目远眺，苍翠的群山起伏着，仿佛一群奋力奔腾的骏马，他们不畏艰难一往无前，我愿意置身于他们之中。

2006. 11. 11